

通鑑答問

四







漢書問卷第四

設儀王應麟曰厚甫

漢景帝

周仁為郎中令張敞為廷尉鼂錯為內史或問錯仁敞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官及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為瑱罔聞于行景帝在東宮其家今則墮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敞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

三六十一

六卷問曰

一

圭

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也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為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隋刻得幸習與性成與錯之戮也廷尉敞劾奏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至於參夷之誅歐之折獄果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為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敞皆刑名之學進為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脉者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周仁為九卿入卧內雖於人無所毀不過佞幸之臣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  
師傅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爽父禽父  
熊繹也其有錯仁政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宗  
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  
曰天叙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叙聖人制禮為子有  
適庶之辨為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  
常棣之雅所為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  
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

三九七  
答問四

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以互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  
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以用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  
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以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  
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七帛之有幅為之制度而  
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  
以命為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  
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備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  
刺盜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縱其驕而  
隙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罪其晚矣仁人君子



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且兄宜弟可以教國人  
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  
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  
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  
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  
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  
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

言八十四

答問卷四

三十一

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  
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  
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  
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天牙  
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  
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晁錯為之不以漸何歟曰晁  
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  
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  
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晁錯不深思熟慮驟削  
其地諸侯圍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



之變吳淠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  
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而  
嚮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遽為  
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  
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  
無少恩之怨為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  
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  
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為危者錯也轉危為安者  
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  
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茂權歸于外成祚移于

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  
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跡遠益甚觀中山之  
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為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  
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况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  
與褒姒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  
生斃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  
志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  
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本兵柄而力爭



東宮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黜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二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彘倫泯亂焉得為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為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子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為容者矣

三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鄧都察成為中尉

卷四

五

之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察成為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鄧察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敖之刑名錯為御史大夫鄧都察成為中尉公卿筆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倣而為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唯董仲舒轅固而下惟講誦不得以經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



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為苛切之政  
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都  
都之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沉能撫民以寬乎  
周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也竊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  
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礪故太史  
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  
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答問四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  
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  
鄉有庠里有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  
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  
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  
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  
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  
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  
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  
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  
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發缺之  
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驚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  
散於田橫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潁  
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為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  
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為仁誼禮  
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  
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

答問四

七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已有耻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而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耻而忘誼色父誅  
毋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  
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噫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為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為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卷問四

八

齊

以談說亡漢興晁錯張敖以刑名為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派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為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長史文父偃學從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為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亦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  
疏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  
士而邇儉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歐太尉田蚡以為不可中大夫莊  
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  
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  
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  
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來職有闕山甫補之  
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

言九十一 卷四 九 未

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  
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  
公如此為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  
敢格非閉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官正  
官伯統于冢宰僕御虎賁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  
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太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  
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  
譏蓋自莊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  
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侍中壽王難  
之迨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克位有自來



矣此帝之失二也甲冑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  
此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  
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懼  
之一節發兵東歐內徙偏師策勳而擱然有征伐  
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  
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  
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為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  
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為  
言尤

卷四

宋

受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吳趙皆列  
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畧地之  
謀非為淫樂也若貴為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  
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  
孤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  
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  
言為樸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  
入南山而鄠杜令歛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  
尚文景之不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耽樂危亡之  
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昭令德以示子孫



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宿衛之  
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  
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為  
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  
詒厥孫謀哉

###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  
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  
林然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  
帝始廣開之西部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

三百三

卷四

七

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  
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  
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闕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  
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  
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  
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  
樂而忘銜繁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  
冒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蹈夏商之覆  
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為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  
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為博士者考文時申公韓嬰以詩考景時轅固以詩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

三

答問四

十一

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平當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十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存

禮左氏春秋皆三禮二春秋得士之六畧也於詩立於禮成河間獻王之所之議竟寢聖王平嘗立樂經其亦戴記而十二者人心之和不冥詔周武此夫



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  
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詔周勺鐘  
衰吁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帝未知

樂寥寥無聞  
以莞弦之聲未  
樂之本也

田蚡為丞相

或曰穰侯顯奉國諸呂危劉氏厥監  
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  
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  
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  
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  
以元舅褒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况

不遠武帝相  
古之輔相  
不遺也  
具賢碩德  
固無  
昔在周宣  
申伯  
直相非其人者

八答問四

十一

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  
不私以為相為子孫萬世之法其慮  
嬰沾沾自喜難以為相持重武帝改  
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  
以儀刑百揆平薦人或起家至二千  
除吏請考土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  
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  
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削於驕溢之  
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  
亦罔終各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

國有賢行  
孝文  
遠矣  
孝景謂  
竇  
文景之家  
法而  
遠嬰遠  
甚其可  
石帝曰  
吾亦欲  
武庫假  
之以權  
心宣猶  
考謹其  
末不亦  
晚乎嬰  
賂幸免  
于戮相  
祿原於  
武帝之



相嬰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之專梁冀之弒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公廣國明矣哉

###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為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

三百七十六

答問四

十四

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為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為不敬不察廉為不勝任則孝廉有重輕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之感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者宿見棄真偽不明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



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六年諸州孝廉問以自三  
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答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  
維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  
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遺其能  
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為子必孝為士必廉秉彝之  
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敬  
車羸馬求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  
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  
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  
陵墮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為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東  
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勾賁無節不為州里所稱高陵  
令以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  
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  
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是不  
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人  
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  
代何也曰河忠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  
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  
以鄰國為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  
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  
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派潰溢遂為無窮之患重以決  
通隄防墮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群臣負薪宣房  
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

言三

本尚老四

十六

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  
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  
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  
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  
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  
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  
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  
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



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為九篇  
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  
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  
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之為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其後禁罔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  
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杜周謂前王所是  
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蓋  
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  
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選張釋之  
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  
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  
刀筆之銑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  
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  
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  
據古引君當道為由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



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或隳於晚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  
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  
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  
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耻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戒得之  
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媮合苟從春秋之學所以  
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  
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  
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

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大儒相天下孔  
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  
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諠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  
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  
之登天稊稗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志青紫  
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  
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太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為九十餘亦以賢良進震震遺噫守儒之名流芳不朽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

經術之羞也昇時轉周季之諤諤入朝見之疾帝棄之如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知俗已亂而政資也

國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為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脩其

世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微惡聖王之治天下本俗叙不易其俗一道德以同

答問卷之四

十九

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脩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耻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居重告許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桀蜂起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於禮樂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搖



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  
歟政亂於上俗清於下  
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  
子同乎流俗謂之鄉原

主父偃為中

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略  
有言義勝利者為治世  
寶惟貨其吉盤庚穆王  
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

卷四

二十

為清靜張武受金而加此  
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  
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  
也衛青奉五百金為王  
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  
所以耆利而無所忌也  
金由是赤其族象有  
曰渭南縣有田夫得宿  
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  
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

之效也取安亦少知治體者  
不都之祚猶恃以少延舍風  
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  
不謹哉

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

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荀卿  
以克義者為亂世無總于貨  
之誥戒其殷周之衰乎秦以  
濁俗漸崇恬不知怪文帝號

賜則舊臣可啗矣絳侯千  
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  
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  
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  
偃為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  
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  
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  
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  
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



迹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投於  
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斯事可以為千  
載之鑒故錄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城朔方 徙豪桀茂

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  
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橫  
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  
有天下不恃法以為治不恃險以為固不泄邇而忘  
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

三〇七十一

管子卷四

三

三

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疆宇廣闊  
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銷患  
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為列侯藩國分析無  
尾大之勢可為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  
俱弱以成新都之篡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  
河為城有障塞之固可為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勞  
府庫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眾之民遷于陵邑  
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為漢之利然五方  
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  
小矣從橫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即位



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橫之辯以謀國事  
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滯  
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為  
也公孫弘諫築朔方發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  
臣之為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  
奚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  
為此謀也噫竊漢鼎者在外咸不在同姓基漢禍者  
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誨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氏此  
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三二七

卷四

廿二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  
嘉為丞相封侯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  
相其後為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蒯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  
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  
終者弘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  
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  
救不極其隨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  
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為右內史欲納



之必死之地幸茲謀之  
為三矣史稱弘起客館  
擯二賢若此其所謂賢  
弘之禮賢未嘗知賢上  
不獨弘也張湯號為推  
號為推轂士而進東郭  
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  
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  
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四軍有揖客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  
乃不逮焉何歟曰天生  
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  
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  
所惡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謂被堅執銳者亦皆聖人  
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  
云爾淮南王安於漢廷  
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  
勇也青雖介冑武夫未  
重揖客之汲直彼公孫弘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  
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  
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  
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  
之徒或以為疑朱子曰彼  
而衣冠有穿窬之徒蓋有激  
四臣獨憚汲黯衛青其祖公  
治蓋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  
官學問者有好賢之誠心故



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在於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陶孔道輔卒曰可惜亡一直臣吁孰謂介冑無之哉曰先王而行市人溷夷齊而康蹈躅者亦竊儒之名其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八人

或問博士弟子助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秦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業焉太常所補功臣表太常張當居擇博士弟子故

本同卷四

三四

不以實是也郡國所察子乘兒寬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濟南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於是博士所授之徒有試用之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以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皆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稱述者昭帝增弟子負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負千人成帝增負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弟子負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經開祿利之塗異乎為一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心增師法見譏訓故是亦不



為鑿說章句是通不為浮呬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有為明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世益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曰也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與從弟女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之佚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關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以川疑

###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為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螟蛉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屢故忠臣必廉而廉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外戚位三公懷利而感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為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蠹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辨義利之間謂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  
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此清原正本之論杜漸防微之  
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厲大臣以廉耻律近臣以  
卽行未有義而後其君其同姓有維城盤石之固在  
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云工縱尋斧於葛藟之本根殄  
戮數萬人若薙氏之芟苗丁哉大學以義為利此平天  
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  
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  
無人則為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為義弘持  
祿患失志於為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今  
言七十

卷四

廿六

武帝以仲舒為丞相黯為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  
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庶人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  
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為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  
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  
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督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  
罪四也諫賈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為歌之事按  
木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  
年蓋據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



小法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  
通鑑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  
事載之以為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  
聖制當族按黯為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  
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  
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為中尉事皆  
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來  
牟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盛德成功何取焉黯知  
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諫蓋出漢武故事史  
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為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  
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踈越在外服十年不召  
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視  
謀猶亦孔之邛

### 置鹽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筭商車初筭緡錢初榷酒酤與春  
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鹽鐵官不言初  
何歟曰鹽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鹽計人用  
鐵山海之利作備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籠於  
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  
鉄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鉄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



大鼓鑄魯曹邴氏以鉄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鑄  
民得鑄錢冶鉄煮塩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而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為民罪梯也武帝  
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歛起焉張  
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塩鉄之官掌於大農布於  
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塩官三十有  
六鉄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罷  
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詔  
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塩鉄有使矣天下  
有塩之縣一百五有鉄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  
法於貪救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盼恐諸侯類  
刑以剥民也禹貢青州之塩梁州之鉄皆以為貢不  
以為賦也在易泰與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  
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君之近民所謂鄰也  
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  
用聚歛之臣幹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  
帝得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  
足而稔虛耗之敝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



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讒棄李牧以  
讒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慄慄有生氣  
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  
豪傑歸之衛霍以后咸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  
史公列傳謂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  
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功可以幸而成  
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譏貶不可以幸  
而免史筆之公即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為管仲也平  
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大將軍有揖客  
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猶能憂國忘家也  
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  
有取歎

狄山議和親便

或問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  
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為忤今  
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歎曰易既濟  
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  
奴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  
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



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與危存亡之幾也蒼海之置罷敞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從民貫馬汲黯爭之自狄山之一死漢廷無直諫之士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魏武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在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國有大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邊障納之死地銷沮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讎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

三十九十五

本周卷第七

三十

正

也帝黷武諱言蹈秦覆轍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悔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歛而殘民殺士而以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斨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武問史記酷吏傳自邳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尚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殺也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為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



澤幾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為能者四人天子以為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祥悾悾為不能循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以繼王溫舒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皇帝能用董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為心則福祿施于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既哉故曰為人君止於仁

少翁藥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方

三八十四

宋同卷四

世一

士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為一愚顧命五柝王盥茂陵長生久視焉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猶未為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黃帝俱僊少翁藥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盧生徐福也始皇不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帝號為求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揚雄有



言吾聞伏犧伸農殲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  
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  
以非類惜手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雄谷永之言  
宋謬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  
蓋夜致竈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  
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  
星云見大人跡云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  
封乎皆為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  
然其效可睹矣帝受百罔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  
三十一十五

卷四

廿二

序

卜式為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式之於黯若是班乎  
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王之與燕石  
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  
兵侈費始剝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筭輜車  
告緡錢以培取之卜式規其徵指乃一書願輸家之



平以助邊又持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佞女非質直也  
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富者貧之母  
也縱尋斧於根本仁人不為也富豪匿財而武欲輸  
財彼此相形與利之臣唾掌而起忿疾富民捕刈而  
摧破之置均輸舉兼并浮食奇民皆吾赤子欲傾其  
蓋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罔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  
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紅縷歛是卜式啓之也武  
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鈞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  
以芻牧之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鹽鐵船  
筭之諫亨私羊天乃雨之言導其原而遏其流培其  
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為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  
卜式乃得為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既有愧而作史者  
混忠佞於一區亦可歎夫

三  
九

冬月奉  
廿三

廿三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狄開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  
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為九郡  
平西南夷為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為十七若酒泉武  
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益海三年而罷此皆  
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蠻夷



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派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夷君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德之遊遊其急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臣競言誕妄其為任人也衆矣兵燹連乘萬里而怨已盈於黎庶威令行乎四海而情不孚於閭門其末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輟下一家之內自為敵讎而日尋干戈於窮髮之野季孫之憂不在顯矣而在蕭牆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所以兆申生之貽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旼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修身齊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上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虧其性末年悔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可立俟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為甲寅之歲一以為丁丑一以為甲寅何歟曰大衍曆議



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  
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  
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  
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  
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今曆庚申元後百十  
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  
之術歟曰緯書始於哀平間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  
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  
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  
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  
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  
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  
為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闕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  
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  
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  
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馬之玩與伐宛之師初



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其  
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寶遠  
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矧疲民黷  
武以求之手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  
肅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  
略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資無辜  
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  
既獲宛馬作為詩歌薦之郊廟哆然以為不世之雋  
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慙乎威  
稜震于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龍

媒納于閑廐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  
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  
蔑聞故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直指使者

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  
刑民蒿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  
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蔽  
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  
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姦軌無窮其能禁民為非  
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化次焉開其衣  
食之原若揚湯止沸草薶而禽獮之斯為下矣夫天  
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之民帝之用吏也進苛酷退  
柔良先刻剝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  
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  
片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大哉斯言賢於繡  
衣直指之遺遠矣

言八

卷四

三七

月

初權酒醕

或問酒醕靡非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于成憲而作法於

以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

以易之未濟終以濡首為戒彝酒有誥幾酒有官所

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詳用豐其尊用禁惟沈

酒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醕五日許

其群飲猶有節也漢律羣飲罰金文帝十六年始今

天下大醕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醕若惟醕則自武帝

始鹽鐵論云大夫以酒權蓋桑弘

羊作是法也



始元六年罷之今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  
秦賣酒醪之議王莽時羲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其飾經文茲至此於是開靈以釀後漢又罷之陳  
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為千載不易之  
法開利源以壞民俗弘羊實為之古有化民以德義  
未聞導民以淫泆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軍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  
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空

三九十五

答問卷四

二

欲如壅澤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難  
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  
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  
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  
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愆既更新德益茂又過於  
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橫流而本心  
不泯其視開祈招之詩而獲沒於祗宮者可以無愧  
人欲盡而大理還蓋庶幾於克己之學嘗謂登單于  
臺自將待邊不足以為勇而末年之徒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為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為相而受遺則光日磾桀也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磾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倍克其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兆也燕蓋之謀社稷幾危桀弘羊實為之便辟側媚之目薰蕕雜處明於此而闇於彼私意汨之也其後宣

王海卷四

廿九

帝以史高蕭望之周湛受遺正不勝邪漢業遂衰終漢之世丞相為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竇梁以顯魁柄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取焉







